陕西工人報

制度上的扣折

杨乾坤

改革的热浪一来，规章制度也走了红运——愈来愈全，愈来愈细，也愈来愈受到时人的崇尚。规章可蹈，制度可循，当然是善哉又善哉了。于是白纸黑字，或铅印，或油印，或手书，便立了起来。群众迎着朝霞仔细瞧：嗬！巨细包容，天衣无缝，不偏不倚，极是公允，阿弥陀佛！

不过执行起来，事情有时却变异了。制度上虽写着“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”，可一旦被折扣打入，就很可能演变成“法看谁犯哩，事看谁办哩”，远近亲疏有别，效果也大大不同。“花花太岁”为所欲为，“州县衙门”却视而不见。谁知众目睽睽，于是有头脸的人便出来搪塞：“下不为例嘛！”处于此种环境下的规章制度，便被芸芸众生讥之为红苕——生的硬，熟的软。对生疏者，它硬得凛然不可侵犯；对亲爱者，却又软得满脸笑咪咪。其实，规章制度本身又有何罪呢？

咦！折扣竟有如此神通？！

君不见，折扣一打，多的可以变少，少的也可以增多；无的可以化有，有的也能化无。结果，只有老实巴交的小民百姓成了“套中人”；而“一杯清茶一支烟，一张报纸看半天”的劳心者，则是优哉游哉，有的还大肥私门。

不信么？且顺便拈来两例：某单位对迟到一次的工人，就罚了数十元的款；甘肃窑街矿务局的局、矿两级头头，严重侵占工人奖金，所得奖金竟是工人的八至十六倍！

象这样折扣来折扣去，某些管人的人自然能大展经纶了：对下级，天机云锦用在我，可以谋财固位；对上司，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，可做近水楼台。而一旦如是，其官运大抵也能亨通。我猜其中的奥秘，除管人的人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外，管官的官随之打制度上的折扣，恐怕也是重要原因。

从档案袋中折扣开去，从碰杯声中折扣开去，从颂歌盈盈中折扣开去，从庄严的会议上折扣开去……力之所至，奇效立见，真是剪裁妙处非刀尺了。

折扣，折扣，寥寥两字，掩盖了多少污浊！

第二道禁牌

（讽刺小说）

富平 惠旺

星期六下午，靳科长提前离开办公室。他要到最近一个时期职工意见蛮大的澡塘去看看，顺便也洗个清水澡。嗨，真够婆婆妈妈的，行政科长嘛，就这熊样！

“哟！这谁呀？”靳科长进得澡塘，见一赤条条大汉坐在水池中间的隔台上，满头肥皂泡沫。肥皂水顺着他那搔动着的双手，直往水池里淌。池内已经漂动着许多白沫。

靳科长下意识地扫视了一下四壁，由不得一阵生气：这是谁，工作太不认真了。“池内禁止用肥皂”几个字，平坦坦写在墙上，歪歪扭扭，后边还没感叹号……

那赤条条大汉闻得脚步声，把眯着的双眼稍稍一睁，拧身一看，见是靳科长，只默然一笑。靳科长可又笑咪咪，乐呵呵的了。

“哈，你个白胖子，倒会瞅机会洗头水澡！”靳科长脱了衣服，凑近池内用肥皂的大汉，说：“好我的白科长哩，咱这澡塘烂糟糟的，是得花几个钱了。你们这管钱的老抠……”

白科长嗤地一笑，说：“人家群众嫌澡塘乱糟糟，你却说是烂糟糟……？”

“乱，还能乱到哪儿去？都是本厂人嘛！”靳科长见白科长要走出水池，去冲头上的肥皂沫，忙说：“嗨，趁这会池子里没人，水清清的，头钻进水里，冲起来多美！我说你们这财会人员，都他妈机械学院毕业！”说着，按住白科长的头，直往水里伸。白科长笑着骂着，却也就势刨开了头发，肥皂沫顺水散去，满池子都白了。

靳科长洗完澡，身上觉得一阵轻松，心里却多了一桩事情。他拐过弯，进了锅炉房。恰好，郭班长在值班。

“嗐，好我的郭班长哩！让你们正儿八经地搞一块禁牌，你们却在墙上胡乱画了几个字？那能起啥作用？怪不得总是有人不自觉，老在池内用肥皂。去去去，你先去看看，工人们还没下班，水都已经脏了。”靳科长拉了把椅子坐下，点燃一支香烟，接着说：“干脆是这样，去，到科里领上一尺宽点的三合板，找木工钉上个边，找工会老张写几个美术字。现在办事不正儿八经不行，一满没人重视”！

过了两天，星期二，又逢澡塘开放。靳科长来到澡塘，见“池内禁止用肥皂”的禁牌赫然在目，红边黄底黑仿宋字，显得严肃认真。他暗自佩服：嘿！我说这老张还真有点儿艺术性呢，后边还标了三个警叹号！行！行！

“咦！才这时候，池子里就有人洗澡了。”靳科长只顾欣赏那禁牌，忽儿听到水响声，低头看时：“哈！是老张呀。这禁牌设计得好哇！今天的头水澡算优待你。应该！应该！”

老张在水里泡了一阵，这时站起身来，伸手从隔台了拿肥皂，趁这清清的头水，进入了打肥皂的阶段。

靳科长搭讪着说：“我说老张呀，你们这些人都属那细人，你发现没有，现在有些人洗澡不搓了，说是肥皂是碱性，汗污属酸性，酸碱中和，反应反应，只需像你这样，浑身上下打一层肥皂，轻轻一擦，在清水里一冲，身上就光净光净的了！”

老张擦完肥皂，笑着说：“你才知道这个窍……”

午休（木刻） 周适

业精于勤

——访著名打乐击演奏家安志顺

实华

来到省古典艺术团排练室，嗬！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打击乐器，有久已绝响了的编钟、编磬，也有改革的云锣、排鼓，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乐器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击乐好手，正排练“金石之声”打击乐专场音乐会节目。指挥者恰好是中国音协会员、省古典艺术团乐队指挥兼乐队队长安志顺。

我对这位在发展我国民族打击乐事业中作出了贡献的音乐家，一向抱有敬意。于是，趁排练休息间，便见缝插针，和老安攀谈起来。

“你是怎样爱上打击乐这一行的呢？”我问。他略加思索后说：“从小就爱。每当逢年过节，家乡闹社火，那炽热火爆的陕北秧歌吸引着我，有时候连饭也忘了吃，跟着欢迎的人群一走就是十几里。在这种民间音乐的熏陶下，我跟锣鼓家什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参加革命后，从事了专业音乐工作，为我提供了更多向民间音乐学习的机会。”

经过十几年勤奋的学习与积累，老安演奏起打击乐器来，已是身手不凡了。而可贵之处，还在于他勤于探索民族打击乐新的表现手法。

五十年代，他为舞蹈《老俩口比干劲》设计打击乐伴奏音乐，别出心裁地选用大小木鱼的不同音色来表现老婆、老汉的不同性格与形象。黑夜开门的吱吱声，门环的撞击声，老俩口捧腹的笑声，都在他手下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来了。几件普通的打击乐器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效果，就是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也未必能达到，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和专家们的好评，《人民音乐》发了《秦川鼓声》一文予以充分的肯定。

《仿唐乐舞》在国内外享有盛名，老安是这台晚会的骨干创作力量之一。他为这台晚会写的鼓乐《鸭子拌嘴》《老虎磨牙》与合奏《普天乐》，不仅在演出中受到热烈欢迎，而且于八四年在平壤举行的“第六届亚洲音乐论坛与专题讨论会”上，被评选为优秀作品与好作品，在十几个亚非国家与地区广为介绍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。特别是《鸭子拌嘴》、《老虎磨牙》，近几年来在北京、东京、洛杉矶、巴黎、马德里、里斯本等世界名城演出时，观众为之倾倒，有时谢幕达七次之多。

“你近来有什么作吗？”我问他。“我为“金石之声”音乐会赶写了《祖国在飞腾》正在试排……。“啊！对不起，时间到了。”他把话打住，操起鼓槌继续排练。

在那铿锵的音响、磅礴的气势中，不知又倾注了老安同志多少辛勤的劳动啊！

王钧设计

朝陽

陕西胜迹

周至仙游寺

福永

周至县城南约十七公里的黑水峪口，是隋代仙游宫的遗址。唐懿宗李漼咸通元年（公元八六〇年）改为三寺，一寺废弛无存，现留二寺，分隔在黑水南北两岸。南寺称仙游寺，至今尚存正殿五间，法王塔一座，北寺称中兴寺，相传为宋朝苏东坡读书的地方。两寺之间有潭，名「仙游潭」。

唐宪宗元和元年（公元八〇六年），诗人白居易策试入第四等，补为周至县尉。仙游寺有「斜阳晚照」、「狮山象岭」、「九峰叠翠」、「仙桥古渡」等胜景，白居易常约友人在这里酒会游览。仙游寺与马嵬坡南北相望，一渭之隔。一天，白居易、王质夫、陈鸿等人在这里欢聚时，王质夫请白居易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故事用诗歌形式记叙下来，这就是一千多年以来流传不衰的著名的叙事诗《长恨歌》。

公元八八三年，黄巢起义军在这里扎营，打败了唐王朝朱玫的军队八万人马。公元一六三六年，高迎祥、李自成起义军屯兵仙游寺，数次击溃明王朝剑子手孙传庭、洪承畴的围攻部队。……旅游者游览仙游寺，口诵《长恨歌》，回忆唐之兴衰、农民起义的兴起和失败的缘由，将使旅游更有收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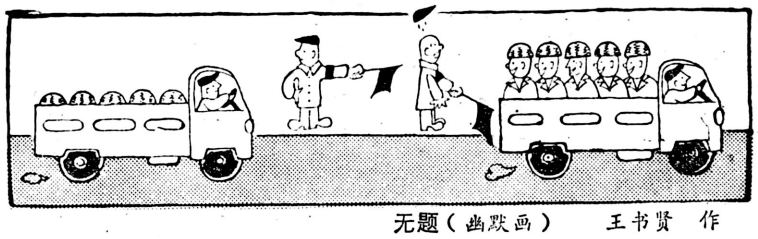
他，要去演说

汉中 范俊德

写上最后一个句号
他站在新的起点上
无数次跑图书馆的足印
伸展出这清晰的思路
反复验算的一个个数据
坚定了曾是犹疑的生活
亏损与管理的混乱
连同那彻夜不眠的思索
曾经泡在墨水瓶里
蹒跚在日记本上
今天，一个理想的构思
照亮了昨天的晦涩
仿佛去赴一个约会
约会，心情哪似这般山壮水阔
仿佛去诵读一份情书
情书，语调哪有这么抑扬顿挫
用信念与智能
去诠释开拓
他把差涩与绒默锁进抽屉
他把「谦谦君子」之风留给昨日
揣着一把生命的火
他，要去演说

历史的巧合

林肯和肯尼迪都是美国总统，他们的情况有许多巧合。林肯一八六〇年被选为总统，肯尼迪在一百年后的一九六〇年选为总统；两人都是被人从背后开枪刺杀而死的，遇刺的时间都是星期五，夫人都在场；两个人出生的日期相差整整一百年，而两个行刺者布恩和奥斯瓦尔德的出生日期也是刚好相差一百年。更奇妙的巧合是，林肯的秘书叫肯尼迪，而肯尼迪的秘书叫林肯。（杨德胜）



无题（幽默画） 王书贤 作

诗海采珠

春雨断桥人不度 小舟撑出柳荫来

宋人徐俯的《春游湖》构思独特，深得时人称赏。诗曰“双飞燕子几时回？夹岸桃花蘸水开。春雨断桥人不度，小舟撑出抑荫来。”末句“出”字颇奇，足见诗人选景匠心。春雨绵绵，一连数日，淹没了断桥，使游人不得度步彼岸而薄兴。窘困中，忽一小舟自柳荫里划来，顿使游客释然骚动，游兴大起。这等快人快意的佳句，非出意奇巧而不可得。（霁帆）

名人和名言

我们是应该将“名人的话”和“名言”分别开来的。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；许多名言，例出自田夫野老之口。

——鲁迅